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萨特

SARTRE

思想家卷

远方出版社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U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萨特

SARTRE

思想家卷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巨人大传/刘卫伟. 远方出版社, 2006.1

I . 世… II . 刘… III . 人物传记 - 世界 IV . Z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667 号

书 名 世界巨人大传

责任编辑 刘卫伟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32

印 张 4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23-072-X/I·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册)

序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父亲早逝 | (1) |
| 第二章 | 如戏童年 | (6) |
| 第三章 | 与书本结缘 | (13) |
| 第四章 | 两个世界 | (19) |
| 第五章 | 开始写作 | (27) |
| 第六章 | 神圣使命 | (36) |
| 第七章 | 神童入学 | (43) |
| 第八章 | 母亲改嫁 | (50) |
| 第九章 | 巴黎高师 | (57) |
| 第十章 | 西蒙娜·波伏娃 | (62) |
| 第十一章 | 爱情契约 | (68) |
| 第十二章 | 留学柏林 | (75) |
| 第十三章 | 三重奏 | (82) |
| 第十四章 | 崭露头角 | (90) |
| 第十五章 | 滑稽战争 | (96) |
| 第十六章 | 战俘生涯 | (102) |
| 第十七章 | 行动之初 | (108) |
| 第十八章 | 《存在与虚无》 | (115) |

● 世界巨人大传

| | |
|-----------------------|-------|
| 第十九章 声名鹊起 | (121) |
| 第二十章 第三条路 | (128) |
| 第二十一章 从《肮脏的手》到《魔鬼与上帝》 | (135) |
| 第二十二章 与加缪决裂 | (142) |
| 第二十三章 批判的同路人 | (148) |
| 第二十四章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 | (153) |
| 第二十五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 | (160) |
| 第二十六章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 | (166) |
| 第二十七章 巴西之行 | (170) |
| 第二十八章 拒领诺贝尔奖 | (173) |
| 第二十九章 反对越南战争 | (179) |
| 第三十章 五月风暴 | (185) |
| 第三十一章 叫卖《人民事业》 | (191) |
|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痴》 | (197) |
| 第三十三章 含笑退场 | (204) |
| 第三十四章 萨特个性考略 | (211) |

第一章 父亲早逝

1870年左右，在法国的佩里戈尔地区，一位名叫萨特的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从医科学校毕业归来。不久，他娶了玛丽·玛格丽特·多娃，本地一位房地产主的女儿。谁知新婚第二天，新郎发现传闻中腰缠万贯的岳父竟然已囊空如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萨特医生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怒之下的他竟然在婚后40年一直没有跟妻子说过话，即使在饭桌上，他也只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每天天刚蒙蒙亮，萨特医生就背着药箱出门了，出入迪维埃大街的小巷胡同，忙着替人看病。而一直要到实在无事可做了，他才披星戴月地回到冷清清的家里。日子就在萨特的一言不发和玛丽的以泪洗面中悄然而逝。

尽管在沉默中，玛丽·玛格丽特还是为萨特医生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埃莱娜，不到20岁便嫁给了一名骑兵军官。不幸，这位军官不久就疯了；小儿子约瑟夫生下来便口吃，当他从部队退役回家后便陷入了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不得不留守在家里，夹在寡言少语的父亲与抱怨不休的母亲之间左右为难。一天，他开枪自杀了。

大儿子让·巴蒂斯特·萨特同样命运多舛。为了儿时一个天

● 世界巨人大传

真的愿望——去看大海，年轻的巴蒂斯特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不幸的是，在法属印度支那执行任务期间，他染上了肠热病。1904年，萨特被派驻到瑟堡任海军上尉，此时的他已经因这种可怕的病症折磨得形容憔悴了。

在这里，命运总算对这位海军军官垂青了一次——他结识了一位身材高挑、容貌秀美的女子：安娜·玛丽·施韦泽，并很快获取了她的芳心。这年5月，他们结为秦晋之好。但病魔并不怜惜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巴蒂斯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日比一日虚弱，肠内的温度不紧不慢、却是持续地上升着。有时病情会缓和一些，但肠热的发作如阴魂不散的恶魔驱除不去，尽心尽力地看护着病人的玛丽日渐憔悴。

1905年6月21日，在离布劳理森林不远的第16区的米涅尔街2号的一套公寓里，一个瘦弱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让·保尔·萨特。真是所谓“生不逢时”，因为其父已经显而易见地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悲怆。当年轻的母亲凝视着爱子时，常常是不由自主地绽开笑颜，旋即禁不住潸然泪下。婴儿几个月时，巴蒂斯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家三口不得不搬到佩里戈尔祖父家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以便让身为医生的祖父能照料儿子。

让·保尔·萨特赤条条地来到人间后不久，就与他的父亲一道消瘦下去。因为看护病人日夜不眠而精疲力竭的母亲没有奶水，更可怕的是：婴儿也患了肠炎，已被死神暗暗窥视着。

不得已，可怜的小萨特不到9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并被寄放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儿，小萨特的病情时好时坏。同时，父亲巴蒂斯特的肠热病进一步恶化。此时最遭罪的是年仅20岁的安娜·玛丽，她在两个半死不活却是至亲的亲人之间疲于

奔命。所幸，小萨特的肠炎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但在 1906 年 9 月 17 日，一切都无可挽回——巴蒂斯特在妻子的双臂中溘然逝去。

由于父亲在萨特仅仅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便永远地离他而去，也由于在父亲死后，萨特所寄居的外祖父家的人都绝口不提这个匆匆死去的“短命鬼”，萨特对他的生父知之甚少，且毫无感情。他对父亲的印象仅止于曾在床头所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瘦小的军官，他有一双坦诚的眼睛、留着浓密的胡子、圆圆的头有些秃顶。父亲留在这世上的另一痕迹是他留给萨特的几本书，但后来被萨特统统卖掉了。因为萨特对活着的父亲毫无记忆，也因为与童年萨特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从不曾把萨特当成一个死者的儿子，而看作是奇迹的儿子。萨特感到他与生父无异于两个陌生人，只是“像过埠一样地在同一地球上呆过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尽管父亲对于萨特而言好似过路客一个，但父亲的早逝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年以后的萨特一直认为“父亲的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使萨特度过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而且对他的精神状况、性格、感情的成长和一生的道路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萨特一向强调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没有“超我”这个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管制、约束的东西。父亲的早逝使他从未体验过“父权”之类外在权威的压迫，没有学会子女的顺从，也从未屈服于权威或渴望权力。尽管萨特后来被奉为哲学界和文学界的领袖与权威，但他从未用同样的眼光看自己——“我不是什么首领，也不想当什么头人，发号施令与屈从遵命之间是同一回事。”在萨特看来，每当他发出一个命令时，他自己就

● 世界巨人大传

先忍不住要发笑，接着他会使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由于没有人教过他服从，萨特便从未受到过权力这种病毒的侵蚀。生父的早逝使萨特从未感受到任何强制性的压力，从而使他从小就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轻松感”，而这种轻松感使他总是充满了自信。父亲的早逝还使萨特自小养成了任性放荡的习惯，使他缺乏稳固的家庭观念，也助长了他个人奋斗、我行我素的特殊性格。而他那无视权威、蔑视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的绝对自由主义思想，也许也应在这一特殊的遭际中寻找最初的胚芽。

因为年幼无知，巴蒂斯特的病逝没有给萨特留下任何创伤，却使安娜·玛丽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回顾过去，她伤心欲绝，展望未来，她手足无措：一个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左思右想，安娜发现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投奔娘家。与萨特一家告别后，安娜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拎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回到了她从小生长的地方。

安娜的娘家在巴黎西部的默郭地区。父亲夏尔·施韦泽是名德语教师，外号叫“卡尔”。由于出生于法德边界的阿尔萨斯，卡尔对于法、德两种语言都同样精通。年逾 60 的卡尔正在申请退休，但当丧夫的女儿带着幼婴孤苦无援地站在他面前时，他默默地撤回了申请，重新执起教鞭。外祖母名叫路易丝·吉耶曼，这位胖乎乎、满头银发的妇人谈吐诙谐活泼，为人却有些急躁、狡黠。由于素来自诩为女性中的强者，路易丝在落难女儿的投靠中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胜利。

纯朴、老实、温顺的安娜颇有自知之明，尽管父母都友善而不失热情地接纳了她，两位兄长也待她彬彬有礼，但她仍然敏感到了一种暗地的责备：她的回家实在有些像遭到遗弃。由

于事先未能预见到丈夫的身体不好又没有及时告知家里，安娜感到自己像一个不光彩的罪人：怎么能这样冒冒失失地嫁给一个短命鬼呢？况且一般家庭尚能接纳年轻的寡妇，却不欢迎已做了母亲的女儿，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沉重而且长期的经济负担。为了取得家人的宽恕，为了补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安娜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每天，她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操持家务，既是管家，又是女仆，既当护士，又做女伴。

勤快并不能化解一切。无人能够体会到安娜活得有多累。首先是以家庭主妇自居的路易丝让她难于应付：路易丝既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对每日的安排菜单、清理账目不胜其烦。因此，可怜的安娜如果不够积极主动，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累赘；如果太过于勤快能干，又会被怀疑为企图独揽家政大权。此外，卡尔对女儿的管制仍然像未出嫁前那样严格，甚至更难变通。每当安娜有一点自娛的机会，如以前的好友邀请她吃顿晚饭，她从不敢尽兴，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她知道，还不到 10 点，父亲就已经拿着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了。而当 10 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便开始大发雷霆。不久，温顺的安娜便主动放弃了这种娱乐的机会，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代价过于昂贵的享受。

如果说让·巴蒂斯特的死“使母亲重新被套上锁链”的话，那么对于萨特来说，父亲的死却给了他充分的自由，给了他一个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童年时代。

第二章 如戏童年

缺失生父使萨特从不知什么叫做服从。不过，在他的童年生涯中，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个试图对他实施管教的长辈，这个人就是萨特的外祖父。

夏尔·施韦泽堪称名副其实的美男子。他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须和一头银灰头发令他风度翩翩，气度非凡。他也很懂得装扮自己：总是戴一顶气派的巴拿马礼帽，在各种条格纹的法兰绒上装上罩一件凸纹布的背心。而背心的开襟处总横着一根亮闪闪的表链，一副恰到好处的夹鼻眼镜让你感到他的学问深不可测。由于夏尔仪表堂堂，人们甚至会疑心他是圣父下凡。

有这样一件事是夏尔津津乐道的。一天，夏尔走进那所他常去的教堂，正在传教的神甫为了吓唬那些早已听得分神的听众，急中生智，指着夏尔打雷似地吼道：“上帝在此，他在看着你们！”信徒们于震惊中看见教座下果然多了一位高个子的老人，那袭金黄色的胡子，令他的下巴四周像是有一轮光环。他神态威严地扫视着众人——心惊胆战的信徒们立即逃之夭

天。夏尔为这种幽灵般的显现而得意非凡。

对于自己外表的迷恋还使夏尔形成了一个嗜好——照相。而且他也的确深谙照相之道，能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使自己神采奕奕。由于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他各式各样的相片，成年后萨特对外祖父形象的记忆一直新鲜如初。夏尔对照相的迷恋非同一般，久而久之，他已经把这门艺术融进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瞬间，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中止他正在进行着的动作，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使自己固定下来。他陶醉于这些永恒中的短暂片刻，这时他仿佛成了他自己的塑像。

外祖父不仅仪表不俗，而且一生颇有成就。他曾以一篇关于中世纪诗人波斯·萨赫的论文而获得哲学博士。在选择了教授德文的职业后，他耕耘不辍，终于成为直接语言教学法的发明者。他与人合作撰写的《德文读书》颇受好评，并在巴黎获奖。除了富有语言天赋，夏尔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非同一般。他常常能在盛大的场面上，用德法两种语言作即兴诗。无疑，萨特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与他的外祖父是分不开的。

尽管夏尔很有理由自命不凡，他的儿女们，尤其是两个儿子却对他不以为然，他们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很好的沟通。该负主要责任的是夏尔，在子女面前，他总是不苟言笑、板着一副威严的面孔，他甚至常常以辱骂他的两个儿子为乐事。终其一生，他的子女都并不比外人更了解他，因为他们感到父亲实在让人无法接近。大儿子乔治和次子埃米尔从小就不喜欢他们的父亲，而只崇拜他们的母亲。当长大独立以后，他们常常悄无声息地回家探望母亲。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时大家其乐融融，相聚甚欢；当不知怎么地谈到父亲时，他们便换成了一种讥讽、冷淡的口吻；而每到最后夏尔出现在面前时，他们便会

● 世界巨人大传

把门呼的一声关上，满含愤怒地扬长而去。一旦父母发生争吵，他们无一例外地站在母亲这边。

忽然，严厉得可怕的夏尔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他常常面露微笑，常常幽默诙谐地打趣。每天去上班前，他总要走到萨特跟前，伸出他温暖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萨特的小脑袋。这时，萨特会停下正在玩的游戏，抬起头来，清脆又不失婉转地喊一声：“外公！”“哎，我的小乖乖！”夏尔发颤的声音中透露出无比的温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那素来严峻的眼睛里竟然还闪烁着泪光。不久，所有的人都发现了这个奇特的变化，他们惊叫道：“哦，这个小淘气鬼使他变痴了！”

外祖父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变化看似奇特，却并非难以理解：老人与孩子是相通的。夏尔已经到了夕阳西下之年，他在小萨特年幼的生命之初找到了安慰，重新感受到了自然的奥妙和生活的情趣。孩子是最接近自然的，他们结结巴巴、幼稚可笑的话语在历经沧桑的老人看来却有巨大而神秘的教益。外祖父就是在萨特的奔跑、跳跃和混乱的话语中寻找某种智慧和启悟。

每到黄昏，人们常常可以看见祖孙俩一同出现在卢森堡公园里。落日余晖下，小萨特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东奔西跑，时而发出稚气的笑声，时而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夏尔则坐在一张折叠式帆布躺椅上，旁边放着一杯啤酒，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大自然的奇妙作品。夏尔正是在把小萨特作为沉思对象的出神状态中驱散忧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包括正为时不远的末日的来临。

年老了对于天伦之乐的加倍珍惜，也是外祖父视萨特为掌上明珠的重要原因。一岁多的萨特已经非同寻常地伶牙俐齿。

他幼稚的话语常被外祖父视为神圣的“预言”。而当萨特在不经意间学着成年人说话，突然吐出他并不解其意的语言时，平时严肃、沉闷的家里立刻溢满了轻松、愉快的说笑声。此时，夏尔总是含笑不语，满意地感受着面前的一切。“夏尔越活越年轻了！”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着。谁都能看出来，是萨特的天真、可爱和聪明，一次又一次地激动了外祖父那早已沉默的灵魂，使之不时闪烁出灼目的光芒。

夏尔一辈子熟谙并热爱照相艺术，如今这位美须男子又热衷于一项新的发明——做外祖父的艺术，并把这两种艺术无懈可击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像酒鬼总在期待着下一次喝酒，夏尔总在下意识地希望生活中不时发生剧情的突变。而聪颖的小萨特并不太需要母亲或外祖母的导演，总是像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一样，能运用自如地把握外祖父的情绪和时机，从而使夏尔毫不费力地便沉醉于自己做外祖父的艺术之中。

每天，当讲完课的夏尔用小步舞大师的步伐走出地铁车站时，母亲和萨特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管尚且隔着多远的距离，一看到萨特母子，外祖父会立即来一个“亮相”动作，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摄影师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似的：身子挺得笔直，双脚站成直角，胸膛挺起，双手张开，长长的胡子随风飘拂。看到这个信号，萨特也立即静止不动，身体略微前倾，就像准备起跑的运动员，也像一只即将飞出笼子的小鸟。祖孙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片刻，这幅场景足以让行人驻足侧目。接下来是萨特怀抱一个装满了水果和鲜花的篮子，带着幸福的笑容向外祖父奔去，然后扑倒在他的膝盖上，做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外祖父则把小萨特抱起来，朝天举起直至双臂伸直，随后再把萨特放在他的胸前，动情地叫一声：“我的

宝贝！”行人无不为这洋溢着祖孙情的画面所感动。

为了迎合夏尔对戏剧性突变的嗜好，外祖母和母亲还常常拿萨特作为道具兼演员，导演出让他大吃一惊的场面。最常见的一种是把萨特藏在大衣橱后面，然后其他人都悄悄退出房间。同样乐衷于此道的小萨特总是积极地配合：他屏住气，一动不动地耐心等待幕布的开启。不一会儿，外祖父从外面回来了，走进看似无人的房间。他神情疲乏、郁郁寡欢，这是当他独处时常有的样子。突然，一个有着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蛋的小孩从天而降，而他那做成一个个小圆圈的金黄头发又使他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真是天使下凡！外祖父立即进入了角色：他的面孔顷刻间熠熠闪光，他把萨特高举过头，并发出朗声大笑——仅仅是萨特的在场就已经让他得意忘形了。

领悟力非同一般的小萨特与他所扮演的角色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致他再也离不开这种角色了：他是夏尔·施韦泽最有名的乖孙子、大家最宠爱的小孩。他总是顺从地让大人给他穿鞋、换衣、擦脸，打扮得整整齐齐，吃饭时他乖乖地吃得很香；睡前听话地让人往鼻孔内滴药水。他从来不哭，在不该闹的时候便保持安静。而惟一的一次过错是往果酱里撒了些盐。每当大人们带他去教堂做弥撒时，他跪在祈祷椅上，注视着前方，身子一动也不动，甚至连眼睛都很少眨一下，比大人还要庄严肃穆。人们无不为夏尔有个如此出众的乖外孙而啧啧称赞。

小萨特还是维持家庭和睦不可或缺的调解人。每当外祖父和外祖母有所争执，总是他成功地进行调解。争吵的尾声往往是外祖母被外祖父揭了短，这时，她忍无可忍地站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闭门不出。而外祖父并不以为然，耸耸肩，

这位不可一世的“雨果”先生回到他的书房去了。此时最忧虑不安的是母亲，可是她的地位太卑微了，简直没有说话的权利。最后，玛丽只有叫善解人意、伶牙俐齿的萨特去劝慰外祖母。天真可爱的萨特用幼稚的话语诉说外祖父的种种长处，而从母亲那学来的“卡尔妈咪”的叫法则使生性浪漫的路易丝觉得自己和丈夫实在称得上恩爱夫妻的典范。这不，转眼间，大家又可以听到路易丝在高声叫着：“卡尔，卡尔……”

由于在萨特身上找到了做外祖父的快乐，也由于萨特的存在使他重又获得了那种被人所需要、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外祖父对他的几个孙子缺乏热情，却对萨特宠爱有加。所有来家的客人都要温柔地抚摸萨特，并对他的种种优点大加赞扬。这一方面是因为萨特本身的乖巧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讨好那不可一世的卡尔。所有这一切使萨特在家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外祖母和母亲——如果萨特偶尔吃到光面包时，外祖父便会亲自去厨房拿来果酱，并用大声的斥责使两个吓坏了的女人从此再不敢粗心大意。

尽管外祖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但萨特是在他那漫长的生命旅程的终点才出现的，父权已早不再使他感兴趣了，他更希望能作为一个慈爱的、使人称奇的老人而了其残生。因此夏尔分派给了萨特一个被娇宠的神童的角色，把萨特视为命运赐与他的一件特殊礼物。在外祖父的庇护下所获得的这种充满了溺爱和赞美的生活，使少不更事的萨特首先是从现实那欢笑的松软性来认识现实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个人意志去强加于他，只须随心所欲地顺其自然就不难得得到一片称赞之声。因此，在小萨特眼中，世界如此美好，人与人的关系如此融洽，以致他根本不知暴力和仇恨为何物。由于是家中惟一的